◆乡土视野

荧荧油灯照稻花

艾法余

“荧荧油灯照稻花,天地浑然同画。”从前乡村的夜晚是极有诗意的,仲夏或者中秋,早稻或晚稻扬花吐穗,乡村生机勃勃,绿意洋溢。在晒谷坪里,在阶檐底下,在清风小巷,在木楼回廊,总三三两两聚着乡亲,说天说地说桑麻。夜风吹来,稻香便入脏入腑,串肺串脾,仰头看去,天如山泉擦洗过,蓝得发亮,星光灿烂,闪烁着如漫山的野花。放眼田野,一汪一汪的黛绿被浅淡如眉影的田界若隔而连地隔开。在条条田界中间,点着的如豆花般的煤油灯,有如绿裳美人之螓首蛾眉上的一颗红痣,如星子一般小,如星子一般亮,如星子一般闪闪烁烁。斯时斯际,蓝天对绿田,星光对灯花,稻香对清风,人语对蛙鸣,乡亲们就这样沉浸在如诗的夜里,如诗的夜晚也就这样悬拂于乡亲们甜美的梦中。

煤油灯照亮稻花的夜晚如诗如画,并非是乡亲们浪漫的浪费。稻花吐穗,虫子也伺机出动,什么螟蛾,什么长脚蚊,什么纵卷叶虫,在稻花中肆意起舞,为非作歹。蛾子嗜光,飞蛾趋火,看到灯光即或赴汤蹈火也不惜其身。所以,乡亲治禾稻病害不用“西医疗法”,全仗“中医”,“不用打针,不用吃药”。白天,头戴一顶油纸斗笠,赤足入田,一蔸蔸禾稻抚摸过去,把卷在禾叶中的虫子一条条剥出来,丢进腰间那细脖凸肚的竹编罐子里,再回去喂鸡,虫子喂的鸡比米喂的尤为鲜美;夜里就照煤油灯,让飞蛾赴汤蹈火。

父亲带我干过一回之后,就把这活计全交给我了。每至夕阳落土,我就一手提一盏煤油灯,一手提着一只大脚盆,赶到田垅间。用断砖乱石垒个高台,上面摆放脚盆,脚盆里盛满田水,水中滴三五滴煤油。不放油是不行的,放了油,飞蛾翅膀一沾,就飞不起了。在水油中再垫几块砖,略高于水而不远离水,砖上置煤油灯。入了夜,再去划火柴点亮。村里的细伢子都做这类小活,一条冲一条垅都点着煤油灯。夜色将界限分明的稻田模糊洇化了,铺陈目前的是一块硕大的绿幕,而煤油灯点缀其间,布成了天田共色灯星同辉的乡村夜景。次日,去收拾煤油灯,往脚盆里一看,密密漂浮着的全是飞蛾与蚊子。就这样,把害虫消灭了。

给乡亲们帮忙的,还有蛙。从前的稻田里蛙特别多,它们栖伏于稻田里外,不论早晚,你走进稻田,每动一步,都有一串蛙扑通跳水,溅起水声一串。蛙白天捉虫,夜晚鼓腹而歌,整垄整村的蛙声有多闹啊!但奇怪的是,再闹的蛙声也不影响乡亲说桑麻,蛙声不刺耳,而是悦耳,是乡亲们“主题演说”的“背景伴奏”。所以,辛弃疾有“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的绝妙好词。我想这词不是辛弃疾写的,是青蛙们写的,或许,辛先生是抄的,抄的是乡村夜晚的现成句子。

父亲是用煤油灯照稻花的最后守护人。也许是家里穷吧,父亲几乎不买化肥,总要我们去掏牛栏掏猪栏,还叫我们去拾牛粪狗粪,担粪肥田;父亲也几乎不买农药,白天叫我们去田里捉虫,夜晚依然叫我们去照煤油灯。父亲种的是清水田,父亲收的也是“绿色”稻谷,这是多么环保的事啊!但我们不懂,我们只感到累人,我们都与父亲斗,但父亲怎么也不出钱去买农药化肥,搞得我们没办法。后来姐姐去冰棒厂进冰棒卖,赚了些钱买了尿素氮肥,买了敌敌畏甲胺磷。父亲不用,父亲将姐姐骂了一顿,他还是照他的煤油灯。开始还有几个老倌子与父亲同道,后来都不坚持了。

父亲在他的稻田孤零零地照一盏孤灯,自己田里的蛾子照得不多,倒把其他田里的引来了。父亲终于用农药化肥了。村里通电了,有几户买了电视机,稻花香里说丰年、荧荧油灯照稻花的景观便渐成记忆中杳渺的景胜了。青蛙少得多了。从前,我们双抢或秋收,镰刀割禾只见青蛙跳。一块禾田快割完,大家便从四周包抄围刈,等到只有巴掌一块禾了,蛙们纷纷往外跳。大家哇哇叫着去抓,这样围田猎狩,每次都能捉到十几二十几只青蛙。现在再这样去捉蛙,怕是难以捉到一只了。天地间的诗意与我们的童年就这样亡失了?

◆旅人手记

登鱼山记

王 苹

初冬,小雨,大雾,一行人撑伞,去登鱼山。

鱼山实在是小。在我所登过的山里,海拔82.1米、占地80余公顷的鱼山,几乎不能算山。但山不在高,有仙则名,因为东阿王曹植登临于此,并在死后葬于此地。形如沉默龟鱼的鱼山,自此声名显赫,朝拜者络绎不绝。

登鱼山之前,我从未想过写出精彩绝伦《洛神赋》的曹植,死后会选择葬在这样一座小小的山上。而且,还是在河南淮阳的陈地病逝之后,其子曹志遵其遗嘱,千里迢迢,将遗骸迁葬在鱼山西麓。据史书记载,曹植在此地居住时间,不过是两年零两个月,只因在这两年里,他常“登鱼山,临东阿,喟然有终焉之心”,故其生命终与小小的鱼山结缘,并让后人慕名而至,世代不息。

但我常想,一个人与一个地方,或者一座山,一条河,甚至一株树,一朵花,其缘分既是人生偶然,也是命运必然。曹植虽才高八斗,但纵情诗酒,不适政治,故被曹操与兄弟曹丕嫌弃排挤,一生郁郁寡欢,不被重用。死前三年,徙封东阿,虽潜心著作,研究儒典,但心情依然抑郁。而小小的鱼山,却在短暂的两年里,抚慰了他的尘世烦忧,让他得以听闻梵音,并成为创作梵呗音乐的鼻祖。

所以曹植一生虽不得志,却在一座位于鲁西平原上的东阿小城里,寻到鱼山这样一处可以安放灵魂的寂静之地。它虽只是泰山余脉,但却视野开阔,近可赏山上茂密草木,远可眺黄河沉郁雄浑,泰山连绵起伏,沃野千里铺陈。如此美景,远离世间喧哗,隔开人世纷争,并于幽深洞中,听闻梵音,不啻为上天对失意诗人的恩赐。

雨窸窸窣窣地下着,落在通往山顶的青石板路上。我踏着台阶,一步一步向着近在眼前的山顶前行,忽然想,曹植也曾这样一次次地踏过这条小路,穿着蓑衣,沐着冬雨,将一切人生烦忧,一步步丢在身后。“鱼山西麓斜阳老,胶水东阿衰草荒。”或许,恰是这样冬日里的荒凉与萧瑟,让曹植忽然顿悟,人生的意义,不在他一直孜孜以求的功名,不在金戈铁马,不在政治韬略,所有这尘世中闪烁的一切,终会凋零、消失,人生没有永恒,永恒的只是这苍茫宇宙,天地自然。他终将化为泥土、尘埃,归入静寂不语的自然的怀抱。就像庄子“鼓盆而歌”,欢庆逝去的妻子重新成为天地的一部分,回归生命的本源。

顿悟的曹植,所以留下遗言,将存在于天地间41年的肉身,葬在鱼山。他要让灵魂如生前一般,每日面朝黄河,俯瞰起伏山川和辽阔大地,闻听天上梵乐,进入空灵之境。他一生不能实现政治抱负,但在生命的选择上,却抵达了自由。曹植逝于公元232年的万物萧瑟的秋天。在公元233年万物复苏的春天,其子曹志将父亲遗骸迁葬至鱼山。在从河南淮阳前往山东东阿的途中,草木重现生机,鸟兽于林中雀跃,阳光穿透云层,遍洒大地,风吹开花朵,荡起浓郁芳香。而因才气被一生压制的曹植,他的灵魂,在那一刻,一定漂浮在空中,深情地将这生机勃勃的大地,重新抚过。而今,他去掉这世间身体的负累,回归精神的故乡——鱼山。他终将在这里,停留千年万年,不再离去。

我站在曹植的墓前,这并不起伏巍峨的鱼山,拥抱着他的遗骸,并用一棵在夏天会开出粉红花朵的合欢树,陪伴着他飘荡在此处的魂魄。一块块碑石,记录着古今中外无数仰慕曹植的人们所留下的印记。柳树的残叶,在风雨中纷纷扬扬地飘落。一只喜鹊,掠过上空,消失在茫茫的雾霭中。黄河拍打着两岸沉默的大地,流向无尽的远方。

一切,都在这鱼山的永恒中,静寂无声。

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

◆湘西南诗会

改革开放礼赞

姚海波

那是40年前的一个冬天
长安街还飘着雪花
一个伟人,宣读了一篇不朽的报告
《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
也是那个冬夜,小岗村
十八枚血红的布满老茧的手印
永远的烙刻在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丰碑上

那以后,长安街的雪化了
板结的神州大地苏醒了
东方风来满眼春
山村的男男女女带着一双双兴奋的眼睛
去寻找外面的精彩
打拼属于自己的世界

那以后,从农村到城市
教育、医疗、住房、科技……
各领域突飞猛进,一路高歌
科技创新、人工智能、高速铁路
三峡工程、九天揽月……
改革开放的成果目不暇接,精彩纷呈
从封闭僵化到包容开放、国富民强
中国,终于昂首阔步
走到了世界舞台的中央

继往开来的领路人,带领我们走进新时代
擘画新世纪的宏伟蓝图
涉险滩过陡坡,冲破藩篱
攻坚克难,革故鼎新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中国梦
引领我们踏上改革开放的新征程

打捞故乡(外二首)

唐志平

这些年来
故乡一直淹没在一条
看不见的小河里
像痛风一样
撕扯我的梦境

不肯进城的母亲
放心不下墙上的父亲
她一边点香,一边念叨
老头子一个人在那边
天又凉了
要照顾好自己

我应该和兄弟们一起
经常回家
打捞故乡

听 雨

雨淅淅沥沥叩访梦境
像召开一场冗长的会议
捶打我梦中的花朵

有锐器划过心上
想释放思想
又紧紧按住

没有雷电
我努力捡拾起疼痛
倾听冬的通知

一个奔跑的中年女人

寒风中,一个中年女人在奔跑
很努力的样子
肩上扛着粮食和忧伤
路边,一蓬黄花
向她张开怀抱

暖暖的阳光下,有东西湿润眼睛
像一场酝酿已久的雨

扶贫路上

张华博

我结对帮扶的村子
被时代的目光藏得很深
随便抽出一户
都是蓝天对大地的忧郁

路有好几条
能走进贫困户心里的
只有一条
我必须用自己的双脚
一步一步,走进去
提着温暖的阳光入户
雪雨,抖落门外
他们都是我血脉以外的亲人

扶贫手册里
写满了帮扶措施和成效
以及我身体里落下的星光
与月色